

魚缸

一切的錯誤，都是從那該死的過濾器開始的。

去年的七月，從宿舍搬出來後，我找了間單人的小套房定居，扣除掉浴室、書桌椅、床鋪等等的位置，所剩下可以容身的地方也不過一坪多大小了。雖然說面積不大，但由於希望有一方自己的空間，這已經是在有限的預算下所找得到最好條件的了，從搬家具、布置都一手包辦，讓這個幾坪大小的房間，有了屬於我專屬的味道。

沒過多久，我帶回了一籃一紅的兩隻鬥魚，牠們是被種物店放棄的鬥魚，由於品相不優，被寵物店放在塑膠杯中，一隻只配得上十元錢的價格，加減賣，如果實在還是賣不出去，寵物店也沒打算再開蓋餵食了。也不知怎地，我鬼使神差的捎了回來，豢養在一個用藍色塑膠板隔離開來的小鬥魚缸中，空間不大，幾乎是只夠回身，但總算是給了牠們存活的條件。我在缸底鋪了片碎石，在碎石中又插上了兩株十塊錢的水草，一個廉價的觀賞缸就這麼完成了。

鬥魚其實算的上是一種很聰明的動物，牠們總會貼在魚缸壁上衝著你瞧，咕咚咕咚轉的小眼睛比身體還靈活，不被魚缸小小的空間限制著，觀察著人類的一言一行，牠那一開一合的嘴巴，像是在復誦我說過的話，還沒過幾天，只要我一喊：「吃飯囉！」，並且搖一搖飼料罐，那隻紅鬥魚便會在水裡轉一個圈後迅速往水面游，在我撒飼料時跳出水面，讓牠的身上沾上幾顆，然後再落回水中打落下身上的飼料，「撲通」一聲激起了小小水花，牠與我都樂此不疲。

然而塑膠板另一端的藍魚可就不一樣了，當看到飼料罐在牠眼前搖晃時，牠總是停愣個幾秒，然後再以一種極溫吞的速度緩緩上飄，靜靜的等我放飼料，即使好一段時間等不到飼料，牠也不會試圖跳出水面，或是做任何事表達情緒——好吧，或許不是每隻鬥魚都會一樣聰明。

九月多開學後，我陸陸續續又從課堂上搬回了不少書，將我那本來只有一坪多活動空間的地板又塞的更滿了，凡走路必謹慎抬腳，小時候我爸說過，書是有靈魂的，必須尊重它們，如果故意地踩了書，它們就會讓你成績變的很差。或許是被這種故事嚇怕了，堆了一地的書，我竟然都不曾壓踏過。

約莫也是九月左右，我栽植的水草不堪重任，撒手人寰了，雖然沒過多久我就把水草的「屍體」汰除掉了，但它所留下的有機物依然像是延續了它的生命，

依附在缸壁與石頭上試圖重生，於是乎彷彿是繼承了水草的遺志，我的缸壁綻出了厚厚一層黏黏滑滑的藻類，以至於甚至是直接換掉了整缸的水、用布擦洗過了缸壁，只要在接下去的短短兩、三天內，它仍然會讓我不得不用一種朦朧的姿態觀賞我的鬥魚，煩躁難耐。別無辦法，我去蝦皮上比價，買了一個八十五元的過濾器回來打算安在魚缸上，據網路上說，物美價廉，只要安裝了過濾器，可以讓不少有機物，包含飼料或魚屎一類的都被濾掉，也就不再那麼容易長藻了。

新的問題隨之而來：一個鬥魚缸被藍色塑料版隔成了兩半，過濾器是不可能恰好安在中間的，而我也沒有足夠多的插頭讓兩邊都安上過濾器，那麼要裝在哪一邊才對呢？大抵人的心都是偏的，考量的不多久，我就決定讓更活潑的紅魚享有更清澈的水質。

安裝過濾器其實不難，裡頭裝上過濾片，再在過濾器上裝點水，插電後水自然就會流動過濾了，而為了讓水質更清澈，我還特意把強度調到了最強，水流沖刷的讓紅魚縮在了角落，看上去頗有些驚慌，然而不一會兒，水底部的髒汙確有了些改善，我心裡還是挺滿意的。

只可惜了我的房間，無法用那麼廉價的成本，騰出更乾淨的空間。

一月左右，隨著期末考的白熱化，我的小小房間也進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亂，書桌周圍被高高疊起的書籍圍繞，家人從老家寄上來保暖的過冬衣物，各種顏色的布料再次分去了房間的一隅，而為了打發寒冷的冬天所買回家的零食，對氮氣的過度包裝也不合時宜的充斥在角落，我的日常有了種窒息的感覺，在這個一眼能看遍整體的小空間，我卻居然每天都有要尋找東西。

也約莫在這時候，我注意到了紅魚的活力減少了不少，雖然對我搖飼料的舉動還會有浮上水面的回應，但已經許久沒有再看過牠跳出水面來迎接了，於是我撤掉了過濾器，打算觀察一段時間。沒過多久，紅魚的情況急轉直下，已經開始拒食了，對飼料也開始失去反應，就算我立刻開始使用黃藥、或是暫停餵食一天，情況都不容好轉。再過了幾天，紅魚的身下拉垂著一條長長的、半透明的東西，而牠似乎沒有知覺似的，只是冷漠的浮動著，如果你曾經看過一條魚觀察你時那靈動的眼睛，你一定可以感受到它失去光彩的模樣。

再更後來我才知道，鬥魚本身就是喜歡靜水的魚種，我的魚缸太小，過濾器的沖刷帶來的水壓太高，已經超過了一條鬥魚承受的範圍，於是乎，紅魚的腸子竟被水壓活生生的擠了出來，我嘗試的找了很多資料和建議，但都沒有任何方式

能挽救這個情形。

可能我曾經以為，擠出腸子應該是一件更血腥、更慘烈的畫面，大抵會帶來強烈的掙扎或痛楚，然而在紅魚身上似乎不是這麼一回事。我依然維持著每天搖晃飼料的餵食，而牠再也沒吃過，偶爾含住一顆，沒多久便會再吐出來。紅魚的時間彷彿停止了流動，牠空洞的待在角落，不太游泳，更不會被任何東西驚嚇，唯一能證明牠還存在的變化，是那被牠拖在身下，逐漸變長的腸子。白晃晃的腸子浮盪，像歌舞廳逐漸落下的圍幕，逝者如斯，它是你沒有想到的平靜而堅定，當曲子快結束時，沒有人還能繼續旋轉、跳躍。

一個多月後，紅魚終於走到了盡頭。

我設想過很多次牠離開的情形，或許是翻肚浮上水面、或許是倒在角落……然而那天，牠只是靜靜的「躺」在魚缸的正中央，魚鰭高舉，頭尾下垂，霸王別姬似的淒豔，而牠那流了整個月腸子的腹部下方，卻有著一整塊滲人的白，襯著牠紅色的軀體，那一塊死死的白，顯得格外刺目。

我還記得，葬牠那一天，天空下著雨。

半個月後，我又從寵物店的塑膠杯中帶回了另一條藍色的鬥魚，或許是因為通貨膨脹的關係，即使是品相難看的鬥魚，價格也翻了一倍。我將新的鬥魚放入了當初紅色鬥魚的缸裡，和原本的藍色鬥魚只隔著一片薄薄的藍色塑膠板，由於擔心種死的水草再次引發爆藻，我的缸裡也不再種水草，就是這樣一整缸的蔚藍。

「吃飯囉！」我還是會在餵食時，在魚缸前面大力搖動飼料瓶，吸引鬥魚注意。後來，我總會看到兩條藍色的鬥魚停愣個幾秒，然後再一起以一種極溫吞的速度緩緩上飄，靜靜的等我放飼料，而無論我怎麼逗牠們，牠們也從來不曾跳出水面。

大抵這小小的空間裡，容不下更多的歡喜。